



海霞

电影文学剧本

I235.7 / 10

电影文学剧本

海 霞

(根据黎汝清原著《海岛女民兵》改编)

谢铁骊 编剧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中国文学名著丛书

海霞

(根据《海霞》长篇小说改编)

周扬 剧本

海霞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 插页 4

1977年6月北京第1版 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466

定价 0.20 元



解放前，海霞的父亲李八十四和刘大伯、双和叔领导了同心岛渔民的自发斗争，在渔行砸断了陈占鳌的水银称，揭穿了渔霸敲诈勒索的丑恶面目。



小海霞对人民解放军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。在解放同心岛的战斗中，她冒着枪林弹雨为部队送水，事后，她到医院看望负伤的指导员。



同心岛解放了。在渔民斗争陈占鳌的大会上，小海霞满怀仇恨控诉陈占鳌害死刘、李两家五口人的滔天罪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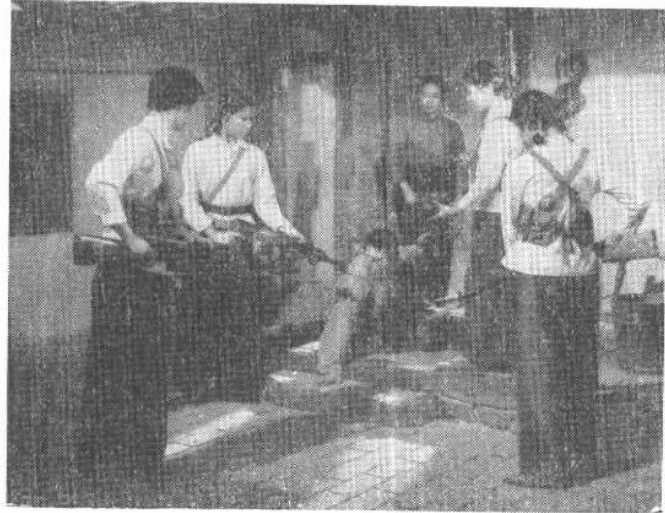
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，海霞成长起来了。同心岛成立民兵排，区委书记老方向排长海霞和民兵战士授枪。



乡长双和轻视民兵工作，区委书记老方拿起双和生满了锈的手枪，郑重地指出：“只有把思想上的锈擦掉了，枪才不会生锈。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！”



香蕉园里，区委书记老方向大家宣布：同心岛要扩大民兵队伍。民兵们听了十分高兴。



阶级敌人妄图里应外合，窜犯海岛。海霞在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，细察敌情，终于揪出了蒋匪帮派遣的特务——黑风。



在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下，海霞带领民兵连，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。海岛女民兵在对敌斗争的风浪里锻炼成长。

D1125/36

在祖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岛屿上，民兵连长李海霞站在海边的陡峭岩石上持枪瞭望，只能看到她背身剪影。

海霞旁白：“在旧社会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，那时候，我有眼什么也看不见，有嘴什么也不会讲。这些年来，党给我擦亮了眼睛，我不仅看到海岛，看到祖国，也看到了世界。”

海霞锐利的目光，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大海的远方。

在螺号声中，一队女民兵手持半自动步枪，英姿飒爽，队列严整，练习刺杀。

海霞旁白：“这些年，我们同心岛民兵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，逐渐成长壮大，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，不断向前！”

女民兵队列通过一个旷场。

海霞旁白：“今天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，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……”

平坦的沙滩上，几块岩石旁，停放一只破烂的渔船，经过一些加工，已经成为一个勉强可以居住的地方。

拂晓时分，海上的浓云缓缓浮动。

李八十四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，不时地回望海滩，他慢慢走到船屋门口，向屋里看了一眼。

在屋角破席上，躺着一个中年妇女，她脸色苍白，眼角噙着泪水。

李八十四在门口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来，头越垂越低。

远处海滩上，一只木盆被潮水渐渐吞噬着。在海涛声中，隐约听到有婴儿的哭声。木盆在怒涛中颠簸。盆里躺着一个初生的婴儿，她挣扎着，大声哭叫着。

渔民刘大伯手提酒瓶，高兴地来到李八十四面前。他说：“老弟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贺喜来了。”

李八十四说：“养不活呀！”

刘大伯回头一看，向海滩疾奔而去，他扑进海浪，奋力地游着，一把抓住了木盆，把婴儿从浪涛中抢救了出来。

这时辽阔的海空隐隐透出了霞光。

海霞旁白：“刘大伯把我从海上抱回来的时候，天边露出一线朝霞，大伯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海霞。”

刘大伯抱着孩子走向自己的家，李八十四低着头在后

面跟随着。

刘大伯一进屋就把婴儿塞到刘大妈的怀里，把正在吃奶的石头抱了过来，刘大伯说：“她妈没有奶，你给喂着吧。”

石头在爸爸怀里回过头，呆呆地看着小妹妹。

三

海霞旁白：“石头哥哥十二岁了，可是在我的眼里，他简直是个大人。什么事他都照顾我。”

石头背着筐，手持铲海蛎的工具，回过头，等着海霞。

“海霞！”

十一岁的小海霞背着小筐飞快地跑来。

石头带着海霞向海边走去，他们在海边礁石层中铲着海蛎，偶然间发现潮水退落处洄住了一条小鲨鱼，他们跳下去把小鲨鱼捉起来。

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抬着小鲨鱼往回走。渔霸陈占鳌带着两个乡丁陈三和胡阿才迎面走来。陈占鳌忽然站住，用文明棍戳戳孩子抬着的鱼，厉声说：“给我送回去！”把文明棍一扬，指着远处渔行那边。

石头理直气壮地冲陈占鳌说：“我们自个儿逮的，给你？”

陈占鳌说：“明明是从我渔行里偷的。”

石头嚷起来：“你赖人！”

海霞也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明明是我们逮来的！”

陈占鳌恼怒地挥起文明棍打石头。海霞一把夺过来，扔在一边。

陈占鳌气得发了疯：“这丫头要造反！”

乡丁拾起文明棍，拎起小鲨鱼，跟着陈占鳌向渔行走去。

海霞扶起摔在地上的石头，两人对着远去的陈占鳌，怒目而视。

四

渔行里一篓一篓的鲜鱼正在过秤。陈占鳌从层层渔篓中穿过，乡丁把那条小鲨鱼扔进一个空篓里，随着陈占鳌走向后院。账房尤二狗一面拨着算盘，一面对站在桌前的几个渔民说：“共收你们三千五百斤鲜鱼，按六成交租，二千一百斤交给东家，你们净得一千四百斤，我给你们开个票。”

一个老渔民说：“尤二先生，你得给现钱呀！”另一个渔民插上说：“家里都没吃的了。”

尤二狗说：“鱼商不给鱼钱，东家也生不出钱来，你叫东家怎么办呢？”

正在这时，听到那边过秤的地方争吵起来，账房尤二狗走过去。旺发指着渔篓气愤地说：“明明我打的一百斤鱼，怎么成了八十四斤？”

尤二狗走过去，厉声地说：“吵什么！你们有话好好说嘛！”

这时陈占鳌走了出来，尤二狗迎上去说：“东家，明明是

他们斤两不够，偏说我们压秤。”

渔霸陈占鳌阴险地逼视渔民们：“胡说！这杆秤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我收鱼借米都是用这一杆秤。我收你们的鱼，总是把秤尾压得低低的。我借给你们米，发你们粮，总是把秤尾抬得高高的。这么照看你们，总算对得起大家了，你们不要没良心！”

渔民们吵吵嚷嚷地议论着。

这时候，不知是谁，大声地喊了一声：“这秤里有鬼！”

陈占鳌愣了一下，接着他用凶恶的目光寻找说这话的人。

刘大伯和李八十四、林双和从人群里冲出来，冲到秤前，李八十四猛抓过大秤。陈占鳌变了脸色：“你们干什么！”尤二狗和两个乡丁欲上前夺秤，被李八十四、双和伸胳膊挡住。李八十四连忙把秤递给站在人群中的刘大伯，他两手握紧秤杆，在腿上猛力一磕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秤杆断为两截。刘大伯一看，杆里果然有孔，大声向群众说：“你们看看！”他把秤杆向双和手中的碗里一磕，水银珠在碗里滚动着。

刘大伯拿起断秤杆比划着说：“陈行主就是这么照看我们的！他收我们的鱼，这么一磕，水银上这头了，一百斤就成了八十四斤；称给我们蕃薯丝，这么一磕，水银上那头了，八十四斤成了一百斤了。这一进一出，可把咱们坑苦了。”

双和：“李八十四，你给大伙说一说。”

李八十四：“我十二岁那年，我爹把我押给陈占鳌当渔

工，换了一百斤蕃薯丝，回家一称，只有八十四斤。为了记住这笔债，我爹才给我改名叫李八十四。”

德顺爷爷说：“就这杆秤，从咱祖祖辈辈身上刮去了多少血汗，非和他算老账不可！”

海霞一直含泪听着。

渔民们群情激愤。

陈占鳌和尤二狗趁渔民们看秤时却早已悄悄溜了。

刘大伯把半截秤杆当空一举：“走，找陈占鳌算账去！”渔民们一起涌向陈家大院。

两扇黑漆大门紧紧地闭着。

愤怒的人们边敲门边叫喊：“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就把门砸烂了！”

一会儿，陈家大门开了一条缝儿，尤二狗侧着身子挤了出来。他说：“乡亲们，有话好说，这杆秤是陈家祖上留下来的，东家也不清楚。”

刘大伯截住他的话：“你别罗嗦，以后不许你们压秤压价！”

老渔民摇着手里的鱼票：“赶快给鱼钱！”

渔民们愤怒地挥动拳头叫嚷着：“不许抬高粮价！”“不答应我们就不出海！”

这时，陈占鳌伸出个头来，勉强笑着说：“乡亲们，我顾念大家的苦处，答应你们大家的要求。第一，先付鱼钱。第二，每户先给一百斤蕃薯丝。渔汛不等人，请大家还是赶快出海吧。”说完就赶快缩回头去，尤二狗随着挤进去，赶紧把

门关上。

由于斗争胜利了，大家高高兴兴地散去。

海霞兴奋地问：“刘大伯，以后陈占鳌就不敢欺侮咱们了吧？”

刘大伯高兴地说：“只要咱们大家齐心，他就不敢啦。”

德顺爷爷赶了上来，低声说：“今天他怎么答应得这么痛快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刘大伯，他有些疑虑地说：“呵，难道这里有什么鬼？”

林双和毫不迟疑地说：“不会吧！”

刘大伯仍然在思考着。

五

早晨，海上暗云沉垂，遮没了霞光。

葫芦岛的埠头上，渔民们就要出海了，他们的家小前来送行，亲人们默默地相望着。

渔船纷纷起锚离岸。

海霞旁白：“那时候，每次渔船出海，谁知道他们的亲人会遇上什么风险？这一次出海就更加担心了，谁也没有一句话，但彼此都知道心里在想什么。”

海霞望望这个，望望那个，被可怕的沉寂重压着，几乎要哭出来。

送行的人们以充满忧虑的目光，注视着渔船上的亲人。
渔船升起了风帆，渐渐出海远去。

夜晚，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

破船加工的小屋透出半明不暗的灯光。

屋里，李妈妈坐在床上补衣服。海霞当门织渔网，她低声唱着凄凉悲伤的渔歌：

有活路莫来同心岛，
同心岛渔民苦难熬。
头顶三把杀人斧，
渔霸海匪加风暴……

海边沙滩，从潮涌中露出一个人来，他气喘着，踉踉跄跄地朝着透出昏黄灯光的小屋走去。

这个人走到屋前敲门，李妈妈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双和。”

李妈妈开门，双和说：“出了大事啦。”他支撑不住地靠在门旁。李妈妈惊呆了。

双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陈占鳌勾结黑风海匪，把刘大哥和李大哥都打死了。”

李妈妈象遭雷击似的，跌坐在床边。

双和说：“大嫂，你们得赶紧躲一躲呀！同心岛我是不能呆了，我得马上到大陆上去。”

李妈妈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仍是木然地坐着。

双和急切地说：“大嫂，你说话啊！”

李妈妈这才突然爆发似地哭出声来。

刘大伯家。刘大妈正和石头争夺鱼叉。石头使劲挣脱说：“我非把陈占鳌叉死不可！”“你不能，你给我！”刘大妈好不容易才夺回鱼叉，石头气得直跺脚。刘大妈含着眼泪说：“我们刘、李两家就指望你了，你要好好长大，才能给你爸你叔报仇。”

船屋。

李妈妈在灶前烧火，目光凝视着火苗。海霞坐在她身旁。德顺和旺发两个老爷爷蹲在门边闷闷地抽着烟。

旺发爷爷忿忿地说：“不信我们就斗不过他！”

德顺爷爷磕磕烟袋，叹了口气：“光发狠有什么用，刀子攥在人家手里！”

旺发爷爷说：“咱就不能夺过来？”

德顺爷爷思索：“怎么夺法？”

两个人不言语了，又闷下头抽烟。

李妈妈说：“这个仇总是要报的，可惜海霞不是个男孩子。”

海霞在一旁听着有些委屈不服。

海霞旁白：“阿妈的心思我知道。难道女孩子就不能报仇？”

六

陈占鳌和尤二狗从裕丰渔行走出来，石头和海霞站在路边。燃烧着仇恨怒火的眼睛瞪住陈占鳌。

石头紧攥着海蛎铲的手，激怒得发抖。

陈占鳌和他们目光相遇，感到惊恐。

陈占鳌边走边问身后的尤二狗：“这是刘茂根的儿子？”

尤二狗答：“是。”

陈占鳌阴沉地思虑着。

深夜。狂风呼啸，海浪猛烈地冲击着海礁石。

刘家一团团浓烟烈火腾空而起，大火封住反锁的屋门。

人们慌乱地喊叫：“救火啊！”“快救火啊！”

李妈妈和海霞急忙跑来。

海霞猛地向燃烧着的火堆扑过去，哭喊着：“刘大妈，石头哥哥！”

德顺、旺发爷爷从人丛中冲出，一把将海霞拉住。

火势越来越猛。附近没有水，等从海湾里提了水来，房子已成了灰烬。

救火的人们放下了水桶，默默地望着。

清晨。海霞呆坐在船板上，李妈妈默默地织补鱼网。

突然尤二狗钻了进来，指着脚下的破船屋：“喂，陈老板